

## 关于今天可否使用文言文写作的辩证\*

——与郑全和先生商榷

仓林忠

(盐城工学院 人文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03)

摘要:郑全和“不能适当使用文言”的观点有失偏颇。历史上曾为剥削阶级所使用并被进步思想家批判过的文言文,在现今民众知识水平普遍提高的情况下,不会成为开发民智的障碍,而可以成为广大劳动群众濡染民族历史文化、开展交流交际的工具和陶情冶性的文化快餐;文言文写作也能创新,并不违反规范,在今天仍可承载发展民族文化文学的重任。因此,应该为文言文在文化文学领域讨回一席之地。

关键词:文言文写作;历史的批判;民智开发;创新;规范;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H19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X(2004)01-0069-05

今年七月郑全和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如何看待文言写作》一文,提出“不能适当使用繁体字,更加不能适当使用文言”的观点<sup>[1]</sup>,明确反对学生使用文言文体写作。笔者认为其看法有失偏颇,今试就郑先生提出的观点作如下辨析。

一、在历史上被剥削阶级使用过、又被进步思想家批判过的文言文,必须予以封杀吗?

郑先生反对学生使用文言文体写作,其理由之一,就是现代白话文是在陈独秀、鲁迅、胡适等现代进步思想家同国粹派论战的“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的”;通过大辩论……奠定了现代书面汉语的基础。文言基本被废止<sup>[1]</sup>。不可否认,在我国奴隶制、封建制或半封建时代,文化知识主要掌握在剥削阶级手中,劳动人民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在那个时代,文言文作为公私通行的行文载体曾经被剥削阶级用来作为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近代以来,陈独秀等人反对文言文,矛头所向,主要也是封建专制统治和压迫人的纲常名教。所以陈独秀等人在反封建的同时,激烈地批判文言文,确有那个时代政治上的极大进步意义。

我们承认陈独秀等人批判文言文的历史进步

意义,并不是说凡是过去被进步思想家批判过的东西,就要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不加区别地予以封杀。现在随着时代变易,新中国成立已经50多年,教育事业更有了长足的进步,适龄儿童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率高达96%以上,高中在校生数千万,大学在校生900多万,绝大多数民众已成为具有相当知识水平的人。对于大、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来说,没有人未接触过文言文。即便是小学生,都或多或少地在课外阅读中接触过文言文或古白话文。诚如郑文所引,去年高考有个考生用古白话文写了篇《赤兔之死》,由于“该考生的古文功底是不错的”,引起“阅卷老师拍案叫绝,一致给满分”;“90%以上的中学教师”赞不绝口;“很多中小學生群相效仿<sup>[1]</sup>”。这说明了在现时代,文言文或古白话文已不再是少数文人学者才能有所涉历的领地,不仅可以为一般知识阶层喜闻乐见,连中小學生都能较好地掌握和便利地使用。客观地讲,无论在哪个时代,文言文作为一种语言和思想交流的工具,是否可以流行,关键在于它不能为一般民众(或若干社会阶层)所接受并便利地使用,而不在于它过去是否为剥削阶级使用过。一篇小小的学生作文,竟然激起全国性的反响,《赤兔之死》引起的冲击和震动不仅表明了由于我国

\* 收稿日期:2003-10-22

作者简介:仓林忠(1949-),男,江苏盐都人,盐城工学院副教授。  
万方数据

国民知识水平的提高,许多民众的阅读兴趣已不再满足于通行的简易白话文体,而有向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底蕴和绚丽文彩、浓烈韵味的文言文转移,阅读与写作趣味呈现多样化异质化的趋向;从更深层次上来看,它也是我国传统历史文化具有极其顽强持久、历久弥新的生命力的体现。如果说,在旧时代,文言文是少数躲在象牙塔尖中的文化贵族的禁脔,那么,在现时代,当它有可能成为广大劳动群众濡染民族历史文化、记录与复现社会本真、开展交流交际的良好工具和陶情冶性、遣兴纵趣的文化快餐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必要固执地坚持说它是地主阶级曾经吃过的东西,一定不合劳动群众的胃口而不敢一尝呢?既然我们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能够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广泛地汲取为我所用,对于承载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文化、自己的祖先使用了几千年而又为现在一般社会民众广泛接受的语言,我们怎能固执地坚持摒弃不用了呢?如果在封建时代只有少数士大夫文人才能从事的文言文创作,现今成了广大劳动群众都能共同参与的活动,或者说在现今迅速地掀起一个比韩愈、欧阳修时代更为广阔的古文现代化创作运动,难道说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知识水平提高、我国文化文学事业兴旺发达、社会历史发生了螺旋式上升的一个显著表现吗?时至今日,当一般民众或普通劳动者阅读和使用文言文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相当广泛的文化需求的时候,仍然固守着陈独秀时代思想家同强大顽固的封建势力作斗争时所采取的矫枉过正的做法,对人们阅读和习作文言文的自然趋向作出不适当的限制,甚至提出连适当使用文言文都不许可的极端观点,这与历史上传为笑谈的刻舟求剑那样墨守成规、不知变通又有什么区别呢?

二、在民众知识水平极大提高的情况下,文言文还会成为民智开发的障碍,不合于今天的需要吗?

郑文反对文言文写作,理由之二,是“文言与口语相脱节”、“难记难学难用”、“意义不明确”,“难以表达精确复杂的思想情感”、“严重阻碍教育普及、民智开发”、“不适应今天的表达需要”<sup>[1]</sup>。其实,书面语言总是源于口语而高于口语的。即使在当代,口语与书面语言也是有一定差距的。口语通常浅近直截,不太讲究语法,而书面语则要

不同程度地加以修饰,使其文从字顺、妥贴优美。文言文是在古白话基础上提炼出来、具有很高使用和审美价值的相当成熟的书面语言。能够熟练地使用文言文或古白话文写作,常常是一个人语言文字方面的悟性或修养达到较高程度的体现。文言文与以往时代的口语有一定的差别,与今天的口语当然更有较大的距离。但今天的语言是历史语言的延续和发展,今天的书面语是文言文的延续和变革。它不同于文言文,又与文言文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一个没有文言文基础的人,他写出来的文章很难避免干瘪苍白浮浅的毛病而经得住咀嚼。纵观近现代那些较有成就的作家,诸如梁启超、鲁迅、朱自清、闻一多、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等人,哪一位作家的文章里没有隐伏着文言文的气脉骨血,透现出文言文的熠熠光辉?钱钟书先生健在时就被世人称为文化昆仑,可最能代表他学术水平的《管锥篇》,却通篇奔腾激越着文言文字的浩漭洪流。我们能说钱钟书的《管锥篇》不适应今天的表达需要吗?

在文言文中,确有不少艰深晦涩的篇章,但也有很多平易晓畅明白如话的篇章,如春秋诸子的著作《左传》、《国语》,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山水游记,都比较好读;至于古白话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警世通言》等,具有初小文化程度的人都看的津津有味,不肯释卷。在这些古籍中,我们未觉得古人“表达精确复杂的思想情感”有什么困难,也很难找到表达不清、语义不明的篇章或句子。如果说古汉语中有“此生与彼生”<sup>[1]</sup>这类可能产生歧义理解的语句,则现代汉语中“我把姑妈的书丢了”这类句子,也可能产生“书是姑妈的”、“书是我给姑妈的”与“书是我丢的”、“书是姑妈丢的”等不同的歧义理解。因此,决不能单凭某些个别独特的语言现象来评价一种语言是否合于今天的需要。诚如郑文所说,文言文或古白话文连中小学生都不觉其难,都爱写、会写、还能写好,恰恰反驳了作者自己“文言文难学难用”、“不适应今天的表达需要”的立论。再说,难与不难,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解放前,当劳动群众连斗大的字都识不了几箩时,理解文言文当然很难,文言文也确实不利于普及教育、开发民智的缺点。而现在,当全国绝大多数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已达到较高程度,阅读或作文言文已不再困难,更有不少人爱读、会读、爱写、会写,文言文已可以从开发民智的障碍转变为助益于民智开发的工具且具备相当社

会基础、显示出很强生命力的时候,我们怎能死抱住解放初民智未开时文言文的时代缺陷而认为它同样“不适应今天的表达需要”,不让国人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学习和使用文言文或古白话文呢?

再说“难记”问题,一个显明而有趣的现象是,现代诗歌、散文千千万万,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头脑里也记不了几首几句。可是,稍有一点文化的人,谁的肚里没几首唐诗?说不出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至于稍有汉学功底的人,更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儿时学过的古代诗词散文。我国古代诗词、散文深刻的思想内涵及其奇妙的节奏韵律,使它比现代诗歌散文对人的大脑形成更为强烈深刻而又难以磨灭的刺激,更利于吸收记忆,确是不争的事实。说文言文难记,岂不冤枉!

毛泽东同志说过,吸取外国的东西,必须“排泄其糟粕,吸取其精华”<sup>[2] p.667</sup>。对文言,我们同样能弃其繁芜艰涩而习用其清朗简明啊!很多人怕文言的繁难,却未曾想唐朝的王勃还是一个弱冠少年的时候,就写出了流传千载的《滕王阁序》;近代的茅盾十三岁时就写出了相当可观的文言史论<sup>[3] p.1-4 9-13</sup>。何况当代科教昌明,民众的学力普遍提高,比前人不知要高广多少倍,青少年著书立说大有人在。哪有当代人的阅读鉴赏习作能力反不如古人,因觉得文言难而不敢为、不愿为、不能为的道理?现在我国传播很广的京剧昆剧平剧越剧诸剧种的唱词道白,不但多类文言,而且声气变幻,一声叫唤三回环七起落,平常人不看字幕很难了解说唱的意思,然而四岁的孩童都可以学,不识字的老奶奶也爱看,何况文言是数千年公私通用的文体,人们反而不能读不能学不能习作了呢?

三、用文言文写作,就一定霉气扑鼻、不是创新吗?

郑文反对文言文写作,理由之三,是“在今天用文言写作是复古,不是创新”<sup>[4]</sup>;并不能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却有点霉气扑鼻的味道<sup>[5]</sup>。创新,当然值得提倡,但不应认为古代的东西就一定腐朽霉烂,复古就一定是反动的。对于北京圆明园、八达岭长城、苏州沧浪园这样的名胜古迹,哪怕再陈旧破烂,人们也不认为腐朽霉烂,还要因它们是人类历史上宝贵的文化遗产而对之修旧如旧。这

万方数据

个修旧如旧,就是复古。恐怕谁也不能说这样的复古是反动的。只要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对自己民族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都应该在批判的基础上予以继承。如果我们用文言文为今天的时代、社会和民众服务,记录、反映和宣传当代人的科学思想、光辉业绩、精神面貌和志向情趣,同样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也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创新。对这样的文言文写作,我们又何乐而不为?适逢中华大地上沉睡了几十年的文言文体重舒复起之时,如果有谁在传统文言文的写作上开辟出一条新路,或者在现代白话文同文言文的衔接、交汇、融通与结合上构架起一座通畅的桥梁,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来横加干涉和指责呢?

反观历史上陈独秀等人的本心,并不是真的就认为中国过去一切用文言文写成的文字都已一无所用,都在摒弃焚毁之列了。陈独秀虽天才英纵,但他的文字根基,还是所谓的旧学。再看鲁迅的散文,且不说《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是用文言文写成的<sup>[4]</sup>,即使后期所作的杂文,虽近于白话,然其笔锋之犀利、用词造语之精悍、说理之透辟、寓意之深刻蕴藉,莫不毕现文言方面的功力。可以说,陈、鲁、胡等人思想再先锋,没有以文言为凭藉的民族文化根底,他们的文章必然行之不远,也不会成为思想界文学界的大家。人们都说文言文自陈、鲁、胡灭亡,不知文言文在陈、鲁、胡身上得到了涅槃升华。我国古代曾出现韩、柳、欧、苏等用文言文写作的文章大家,近代又涌现出有着深厚国学根底的陈独秀、鲁迅等文章大家,可是再看当代文化界、文学界、思想理论界走过来的许多人,成就多比不上前人,这除了是时势相异、阅历相差、思想相别的缘故,与我们长期以来以否定前人、否定民族文化传统为能事,自动地离开、避弃历史巨人的肩膀,甚至站到比历史巨人还要低得多的位置上,以致于以文言为凭藉的民族文化素养不足,确实具有极大的关系。

人们都说我国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对历史上的许多遗迹,如建筑、陶瓷、雕刻、绘画、书法、戏曲、武术、杂耍、皮影、器乐、弈棋、服饰、饮食、茶道、风筝、剪纸直至吹糖、捏泥、民间故事、口头文学诸百艺,都看成文化遗产,都没闻到腐朽霉烂的气味,都认为必须要予以继承和发展。中国儒家文化的创造者“孔子故居被中宣部命名为爱国主义基地”<sup>[5]</sup>。尤其是面世才二百年又濒危的京剧,

号称国粹,中央电视台 11 频道日日播映,聘请名家教唱,可谓不遗余力地挽救。上述这些做法都没有错,都是当今人们应该努力去做。但俗话说,欲亡其国,先亡其史。在历史上,欲亡其国其民族,何尝不是先亡其文化,先亡其语言?都德的“最后一课”之所以具有震撼世界的时空穿透力,还不是因为任何一种语言都如同血脉神经一般深深地联系贯通着每一个民族的历史、民族的灵魂、民族的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和日本都曾禁止某些占领区人民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其目的还不是动摇和清除被占领区民族和人民的历史和根本,改造、奴役并同化被占领区民族和人民的灵魂?据专家统计,在世界上有数千种语言已经消逝,还有若干种语言正面临绝迹,专家们大声疾呼人们警觉并加快抢救的速度。文言文作为一个泱泱大国连续使用了几千年的成熟语言,中国古代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基本的载体和文化形态,在它曾经汹涌奔流的躯体上裹挟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浩如长江大河的主干洪流,可算是国粹中的国粹。而它一朝被某些思想家判了死刑,我们就无视或轻易否定其在我国历史和现实社会文化文学领域中应有的作用 and 地位,不将它当成本民族的宝贵遗产,不去悉心维护抢救,想不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只是将它当作一种腐朽霉烂的东西,抱着欣喜快乐的心情眼睁睁地看着它从中华民族的语言史上沉寂消亡。这种为当今社会普遍认同、不以为非、舍本求末的观点和做法,难道不会引起外邦民族的惊讶,不应当激起一切有民族自尊心和历史责任感的国人反思和痛心么?恐怕几千年来孔子孟子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们地下有知,都将会欲哭无泪!我们这代人再不幡然振悟,继续迷惘地让这一怪象长期沿宕下去,又将何颜去见地下的先人?

#### 四、使用方言、文言就一定不合于语言规范吗?

郑文反对文言文写作,理由之四,是“《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里,规定作文语言要规范,这就是要求使用现代汉语普通话,使用方言和文言都是不规范的。”<sup>[1]</sup>其实,社会语言总是流动、变化着的。所谓规范,是适应社会秩序的需要人为制定的。语言规范不应成为社会语言合理性流向的制约因素,而应顺应并推动语言的这种发展变化。普通话中不仅经常性地吸收方言和文言

中的语言,而且也会经常性地吸取少数民族甚至外民族的语言,这样我们的民族语言才会鲜活并不断丰富发展。我们现在既然允许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说使用了方言或文言就不规范,显然没有多少道理。再说,规范是一种时间性阶段性很强的东西。国家机关能制定有关规范,也能根据情况的变化修改这些规范。我不知道该《语言教学大纲》是否规定了高中生作文一定要用普通话写作,即使有这样的规定,或者说这一规定在当时也是很正确的,我也要认为,随着我国国民知识水平的提高,当文言文已不再成为横在人们面前的阅读障碍,而是较为普遍地成为人们(或若干社会阶层)阅读和写作需求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削足适履来维护这个规定,而是要修改它以适应各类社会人群合理的文化需要了。所谓“从文言废止后一直到今天,都时时有一些不规范的书面语使用现象”<sup>[1]</sup>,正表明了国人在文化素养大大提高了的情况下,已有若干人不满足于单纯运用白话文写作,尝试着采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较高语言文字技巧的文言文来写作的趋向。对于这一文化发展进程中人民整体文化和文字应用水平提高的正常现象和自然趋势,教条主义地采用种种清规戒律来限制国人不准越雷池一步,实在是悖于新中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sup>[6]</sup>和我们的时代精神,极大地阻碍了我国文化文学事业的发展进步。

#### 五、学习文言文仅仅是为了继承古代文化和欣赏古代文学吗?

郑全和同志在文章的末尾一方面承认学习古文“很有必要”,一方面又说学习掌握古代汉语目的“不是让我们写文言文”,而是“学习研究继承古代文化,欣赏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sup>[1]</sup>。将学习文言文的目的及其时代价值仅限于研究和欣赏古文化,我以为境界未免太狭隘了。研究古文化是少数学者的事,欣赏古文化大可不必耗费学生过多的精力和时间。文言文作为我国历史上最主要的书面语言工具,即使在现代,在许多情况下(如文学创作、契约、书信、记日记、悼词、碑记),仍然不失它记录、交流和交际的最基本功能;它的精练、简明、文简意丰、言短情长的特点,对于寸阴必争、惜时如金的当代人,不啻是一种最为经济的书面语言工具;它的渊博、厚重、蕴藉、深刻、隽永、节奏和韵律,至今仍是我国一切具有较高审美意象的

文学形式发展的深厚基础和永不枯竭的源泉。应当说,今天对文言文的学习和掌握同白话文一样,承载着发展和振兴我们民族文化文学的重任!

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文化和伟大的文学。在民众的文化素养极大提高的今天或明天,当人们对文字的运用、创作或欣赏产生更加多样化的需求,当人们普遍热切地期盼在国富民强的中华盛世迅速地矗涌起一座新的文化文学高峰的时候,为什么在民族文化的洪流中,不允许源远流长的文言文作为其中的一支小溪涓涓流淌;在文学的百花园中,不允许文言文作为其中一朵古色古香的奇葩随同其他花儿一同开放呢?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文言文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是五千年以降、近代以前有着数以亿计人口的中华民族所使用的最主要的语言。在它的躯体上蕴藏着中华民族一切优秀的历史人文文化和民族精神,这些都有待我们后来者去开发、继承、扬弃和拓展。如果我们不将自己文化的根深深扎入以文言文为经纬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将会失去雄厚充实的内涵而流于一种空洞的说教形式;即使从

参考文献:

[1] 郑全和.如何看待文言写作[N].光明日报,2003-07-24(B1).  
[2]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A].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3] 毛华轩点注.茅盾少年时代作文[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  
[4] 白冰编.鲁迅小说杂文散文全集[C].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8.  
[5] 胡阳春.邢兆远.历史文化与当代文明交融[N].光明日报,2003-09-22(A3).  
[6]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A].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7] 北京大学哲学系.论语批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The Debate with Mr. Zheng Quan – he : Classical Style of Writing is Still Acceptable

CANG Lin-zhong

(Scholl of Humanities of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 Yancheng , 224003 )

**Abstract** It is not convincible of Zheng Quan – he 's view that "Classical Chinese is not acceptable in writing." It is true that the classical style of writing had been monopolized by the exploiting class and was repudiated by the progressive thinker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 but it cannot be the barri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 's intelligence any more for the fact that today our people 's cultural knowledge has been raised to a new level. In this case , through it , our people can savour the national history and culture , carry out the inter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 mould the temperament. Renovation can also be performed in 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 without violating its rules. Classical Chinese can still take on the heavy task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and literature. Hence , it should regain its position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d.

**Keywords** Classical Chinese Writing ; historic criticisms ;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 's intelligence ; renovation ; rules ; value of the age

事白话文写作,也绝不可能出现横越历史屏障照耀千古的世界文化文学巨星!所以,我们不仅不应让文言文在这个世界上消失,还必须让它的光辉照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永照后世人。

当然,我们在现今的文化文学领域为文言文讨回一席之地,不是要求所有的人都来写文言文,不是要求所有的学校都来教学生写作文言文,也不是让学习文言文的人写一切文字均采用文言文。但我们不妨在一些学校“适当”地划出一些课时让学生学写文言文,更不能残忍地扼杀学生主动学写文言文的自然趣向。孔子有言:“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p.1)。习是学与用的桥梁,不练习写文言文,就不能学深学透学好文言文。学以致用,是古今看重的法则。不练习写文言文,就不能得心应手地运用文言文,光阅读而不练习和使用文言文,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又怎么能够全面完整地继承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这一份丰厚的遗产并进而高速度地去发展我们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

如果我们的祖先使用和传承了数千年的书面语言文言文自我一代而灭绝,我们将是民族和历史的罪人!